

建殊錄

東洞吉益先生門人

播磨嚴恭敬甫輯錄
田榮信愿仲校閱

山城淀藩士人山下平左衛門者謁先生曰。有男生而五歲。瘧而癰。癰日一發。或再發。虛耗羸憊。旦夕待斃。且其悶苦之狀。日甚一日矣。父母之情。不忍坐視。願賴先生之術。幸一見起。雖死不悔。先生因爲診之。心下痞。按之濡。乃作大黃黃連湯飲之。百日所。痞去而癰弗復發。然而胸肋妨張。脇下支滿。瘧尙如故。又作小柴胡湯及三黃丸與之。時以大陷胸丸攻之。可半歲。一日乳母擁兒倚門。適有牽馬而過者。兒忽呼曰。牟麻。父母喜甚。乃襁負俱來。告之先生。先生試拈糖果。以挑其呼。兒忽復呼曰。牟麻。本邦甘美之味。總謂之牟麻。馬亦謂牟麻。國語相通。父母以爲過願。踊躍不自勝。因服前方數月。言語卒如常兒。

越中二口誓光寺主僧某者。請診治曰。貧道眼目非有外障礙明。然但望物不能久視。或強之。則無方圓大小。須臾漸殺。最後如錐芒輒射。目中則痛不可忍。如此者凡三年。先生爲診之。上氣煩熱。體肉瞤動。爲桂苓朮甘湯及芎黃散服之。數十日。其視稍真。無復錐芒。於是僧歸期已迫。復謁曰。越去京師也。殆千里。且道路艱險。度難再上。病尙有不盡。願得

授方法以歸也。因復診之。前證皆除。但覺胸膈苦滿。乃書小柴胡湯之方以與之。僧歸後信服之。雖有他證。不復他藥。一日俄大惡寒。四肢戰栗。心中煩悶。不能氣息。弟子驚愕。謀延醫治。病者掩心徐言曰。甯死無他藥矣。更復爲小柴胡湯。連服數劑。少焉蒸振煩熱。汗盜腹背。至是舊病百患。一旦頓除。四體清快。大異于往常。僧乃爲之作書。走一介謝先生云。

雲州醫生祝求馬年可二十。一日忽苦跟痛。如錐刺。如刀刮。不可觸近。衆醫莫能處方者。有一瘍醫。以爲當有膿。刀劈之。亦無效矣。於是迎先生診之。腹皮攣急。按之不弛。爲芤藥甘草湯飲之。一服痛卽已。

京師御幸街賈人菱屋五郎兵衛妻年可三十。分身之後。通身洪腫。腫已則腰脚委。不能起居。而陰中有二骨突出。左右相支。百治不收。遂不去。尊者凡七歲矣。聞先生之名求診治。心下痞硬。臍傍有塊大如覆杯。其脊骨戾曲。右挑腰眼上者寸許。爲硝石大圓飲之。十餘日。陰中大小臭穢。三日所。痞去塊解。於是脊骨復故。突出之骨。忽亦沒失。則能起居。

浪華士人某者。患腹痛可三年。性素嗜茄子。嘗大食之。其痛益甚。殆不自勝。爾後每日必然。以故不復食。謁先生求診治。時適夏天。乃煮熟茄子數枚。強飽食之。已而心腹果大鳴動。痛倍於前日。極吐下而後已。如此者凡三次。能食茄子。而不復痛。

膳所候臣服久左衛門女。初患頭瘡。瘡後兩目生翳。卒以失明。召先生求

診治。先生診之。上逆心煩。有時小便不快利。爲桂苓朮甘湯。及芎黃散。雜進。時以紫圓攻之。障翳稍退。左目復明。於是其族或以爲古方家多用峻藥。雖障翳退。恐至有不諱也。久左衛門亦然其言。大懼之。乃謝罷。更召他醫。服緩補之劑。久之更復生翳。漠漠不能見。於是久左衛門復謁曰。嚮我女賴先生之庇。一日復明。而惑人間阻。遂復失明。今甚悔之。幸再治之。先生之惠也。請甚懇。先生因復診之。乃服前方數月。兩目復明。

京師界街賈人并筒屋播磨家僕。年七十餘。自壯年患疝瘕。十日五日必一發。壬午秋大發。腰脚攣急。陰卵偏大。欲入腹。絞痛不可忍。衆醫皆以爲必死。先生診之。作大烏頭煎飲之。每貼重八錢斯須瞑眩氣絕。又頃之心腹鳴動。吐出水數升。卽復故。爾後不再發。

某生徒讀書苦學。嘗有所發憤。遂倚几廢寢七晝夜。已而獨語妄笑。指擗前儒。罵不絕口。久之人覺其狂疾。先生診之。胸肋妨脹。臍上有動。上氣不降。爲柴胡姜桂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日全復常。

豫州今治林光寺主僧某上人。積年患麻疾。先生診之。心下痞硬。腹中雷鳴。爲半夏瀉心湯及三黃丸飲之。三十日所。諸證全退。

京師東洞街賈人大和屋吉五郎。每歲發生之時。頭面必熱。頭上生瘡。痒癢甚。搔之卽爛。至凋落之候。則不藥自己者。數年來。求診治。先生診之。心下微動。胸股支滿。上氣殊甚。爲柴胡薑桂湯及芎黃散飲之。一月所。

諸證全已。爾後不復發。

京師郊外西岡僧有良山和尚者。年七十餘。其耳聾者數年。嘗聞先生之論。百疾生於一毒也。深服其理。因來求診治。先生診之。心胸微煩。上氣殊甚。作桂苓朮甘湯及芎黃散服之。數月而未見其效。乃謝罷。居數日。復謁曰。謝先生來。頗得通聽。意者上焦毒頗盡耶。先生診之曰。未也。試再服湯液。當復不能聽。然後更得能聽。其毒信盡也。因復服前方數月。果如先生之言。

京師室街賈人升屋德右衛門家僕。宇右衛門者。年二十有餘。積年患癰。一月一發。或再發。或不發。然間三月必發。先生診視之。胸腹微動。胸下支滿。有時上衝。乃作柴胡薑桂湯及滾痰丸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出入一歲所。不復發。

京師烏街賈人泉屋伊兵衛年二十有餘。積年患吐血。大抵每旬必一動。丙午秋大吐。吐已。則氣息頓絕。迎衆醫救之。皆以爲不可爲也。於是家人環泣謀葬事。先生適至。亦使視之。則似未定死者。因著續鼻間。猶蠕蠕動。乃按其腹有微動。蓋氣未盡也。急作三黃瀉心湯飲之。每點重十五錢須臾腹中雷鳴。下利數十行。卽寤。出入二十日所。全復故。爾後十餘歲不復發。

京師蘇屋街賈人某者。患天行痢。一醫瘳之。雖度數頗減。尙下臭穢。日一再行。飲食無味。身體羸瘦。四肢無力。至其年月益甚。衆醫無效。先生診

之作大承氣湯飲之數日全治。

丹波青山侯臣蜂太夫疾病而胸中煩悶短氣有渴且其脊骨自七椎至十一椎痛不可忍衆醫皆以爲虛作獨參湯飲之凡六日無其效先生診之作石膏黃連甘草湯飲之每貼重三十五錢盡一服痛即已入出五十日所全復常。

京師河原街又兵衛者年八十餘恒以賣菜出入先生之家嘗不來者數日使人問之謝曰頃者病慍鬱以故不出居數日復問之臍上發癰其徑九寸許正氣乏絕邪熱如熾先生憫其貧困不能藥乃作大黃牡丹湯及伯州散飲之數日膿盡肉生屢錄能行。

京師九田街刀屋平八者壬午秋左足發疔瘍醫治之後更生肉莖其狀如蛭用刀截去無知所痛隨截隨長明年別復發疔治則如初爾後歲以爲常生肉莖者凡五條上下參差並垂于脛上焉衆醫莫知其故進藥亦皆無效先生曰我亦不知其所因矣然至其治之豈不能乎因診之心胸微煩有時欲飲水脚殊濡弱爲越婢加朮附湯及白州散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數日莖皆脫下而愈。

京師土人某妻善憂恚甚則罵詈不絕口如此者十有餘年某醫廖之無其效更延先生求診治先生診之心胸煩悶口舌乾燥欲飲水作石膏黃連甘草湯飲之數月諸證皆除前醫聞之嫉其效謂士人曰婦人久服石膏則絕子種矣余非不能爲之惡其不仁也士人亦因其言大憾

之。來詰先生。先生答曰。夫婦人之孕與不孕。固非人事之所及也。况乃草根石屑何能制之。且彼於積年已然之疾。猶不能治之。焉知其未然乎。士人嘆服而去。明年其妻始娠。

江州大津賈人錢屋七郎兵衛男。生而五歲。病兼癰癩。癰比日必發。且其骨體委弱。不能自凝坐。先生診之。胸肋妨張。脇下支滿。作小柴胡湯及滾痰丸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月。稍能用手足。癰不復發。先生曰。更服之。癰亦可治。然而賈人以其瞶眩頗甚。而疑懼不能決。託事故謝罷。

京師欽屋街賈人近江屋嘉兵衛男。年十有三。患天行痢。裏急後重。心腹刺痛。噤口三日。苦楚呻吟。四肢撲席。諸醫無效。先生診之。作大承氣湯飲之。每貼重十二錢少焉蒸振熱煩。快利如傾。即愈。

越中醫士某男。年三十所。發狂。喚叫妄走。不避水火。醫士頗盡其術而救之一無其效矣。於是聞先生之名。詳錄證候。懇求治方。其略曰。胸膈煩悶。口舌乾燥。欲飲水無休時。先生乃爲石膏黃連甘草湯及滾痰丸贈之。服百有餘劑。全復常。

丸龜侯臣勝田九八郎女弟。患癰癩。諸治無效。先生診之。體內囁動。上氣殊甚。爲桂苓朮甘湯飲之。須臾坐尿二十四行。乃忽然起居。

京南東福寺塔頭松月軒某長老。病後肘骨突出。不能屈伸。先生診之。腹皮攣急。四肢沉惰。有時上逆。爲桂枝加附子湯及芎黃散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數十日。肘骨復故。屈伸如意。

一賈人面色紫潤。掌中肉脫。四肢疼痛。衆醫皆以爲癰疾處方。亦皆無效。先生診之。胸肋妨張。心下痞硬。爲小柴胡湯及梅肉散。雜進數十日。掌肉復故。紫潤始退。

京師生洲松屋源兵衛妻。胎孕二三月。腰背攣痛。四肢沈重。飲食無味。先生診視之。爲桂枝加附子湯飲之。時以十棗湯攻之。每攻諸證漸退。及期母子俱無損傷。

大炊相公臣田太夫憂慮過多。久而生熱鬱。四肢重惰。志氣錯越。居常不安。灸刺諸藥並無效。先生診之。作芍藥甘草附子湯飲之。數十日。更又爲七寶丸服之。如此者凡六次。而全復常。其父甲州君年已九十餘。生來不信醫藥。以爲無益。至是大崇先生之術。謂家人曰。予如有病。其所賴唯有東洞而已。東洞者先生別號也後數年。患傷寒。心胸煩熱。諸言妄語。小便不利。不進食者凡六日。家人乃召先生視之。心胸煩滿。四肢微腫。乃作茯苓飲飲之。吐出水數升而愈。初甲州君自年及六十。雖盛夏重衣猶寒。以爲老而衰也。自是之後。更服綺締。與少壯之時不異矣。以此視之。蓋病也。非老衰也。

一婦人患微瘡。差後結喉上生血腫。大如梅子。自以爲若急腐潰。則呼吸漏洩。恐至性命。來求診治。先生乃作七寶丸飲之。一劑其腫移者寸許。再服至天突。三劑則至華蓋之上。乃腐潰而愈。

京師智恩街紙鋪政右衛門者。病後怯悸。畏障戶之響。其所抵觸皆粘紙。

條防之。居常飲食無味。百事皆廢。然行步不妨。但遇橋梁則乘輿猶不能過。百治無效。如此者凡三年。先生診之。上氣殊甚。脇下拘滿。胸腹有動。心中不安。作桂苓朮甘湯及芎黃散飲之。數日。上逆稍減。又爲柴胡薑桂湯飲之。數月諸證皆除。居二三日。家召蓋匠。政右衛門正出廡下。自指揮脩葺。遇有不如意。走而上屋。就之而不知其蹈梯之易焉。久之自覺。語之家人。余聞之。其家人云。

一京人素剛強。臍下發癰。使瘍醫治之。無其效矣。乃自用刀剗之。且灸其上。汗出而愈。而按之硬如石。無何之東都。道經諷訪浴溫泉。卽大疼痛不可忍。於是自以爲初剗猶淺。而其根未盡也。更又剗之。灸其上數十壯。少焉腸燒爛。水血迸出。然其人能食。食則清穀出。故常以綿絮其腹。先生診之。乃爲大黃牡丹湯及白州散飲之。數日全愈。

京師油街界屋新七。通身浮腫。脚氣上衝。心胸熱煩。甚則正氣乏絕。晝夜倚壁不能臥。進湯卽吐。衆醫皆以爲必死。先生作越婢加朮附湯飲之。吐尙如故。而益飲之不止。居五六日。心胸稍安。藥不復吐。於是又作十棗湯飲之。吐下如傾。諸證傾退。

京師四條街賈人三井某家僕三四郎者。四肢憊惰。有時心腹切痛。居常鬱鬱。氣志不樂。諸治無效。有一醫某者。以先生有異能。勸迓之。賈人曰。固聞先生之名。然古方家多用峻藥。是以懼未請爾。醫乃更諭。且保其無害。遂迓先生診之。腹中攣急。按之不弛。乃作建中湯飲之。其夜胸腹

煩悶吐下如傾。賈人大驚懼。召某醫責之。醫曰。東洞所用非峻劑。疾適發動耳。賈人尙疑。又召先生。意欲無復服。先生曰。余所處非吐下之劑。而如此其甚者。蓋彼病毒勢已敗。無所伏。因自潰遁耳。不如益攻之也。賈人乃服其言。先生乃還。翌早病者自來謁曰。吐下之後。諸證脫然。頓如平日也。

有恕首坐者。伯州人也。游京師。與我輩善。首坐一日謁先生曰。頃者得鄉信。貧道戒師某禪師者。病腫脹。二便不通。衆醫皆以爲必死。將還待湯藥。願得先生備急圓者而往矣。乃作數劑與之。比及首坐還。禪師僅存呼吸。卽出備急圓服之。下利數十行。腫稍減。未及十日全愈。於是其里中有患癰疾者。見其有奇效。謁首坐求之診治。首坐乃謝曰。京師有東洞先生者。良醫也。千里能瘳疾。無所不治。嚮所進禪師固其藥也。今又爲汝請之。其人亦懇託而退。首坐復來京師。則輒謁先生。詳告其證候。且懇其治。先生乃作七寶丸二劑贈之其人。其人服之而全治矣。其明年來京師謁先生。則已如未病者焉矣。

京師岩上賈人某者。患微瘡。差後。鼻梁壞陷。殆與兩頰等。先生爲七寶丸飲之。其鼻反腫脹。三倍於平人。及盡三劑。則稍縮收。再見全鼻。

越中僧僧撲者。病後失明。先生爲芎藭散飲之。僧喜其快利。乃不論量度。日夜飲之。久之大吐血。而性素豪邁。益飲之不已。卒以復明。僧語於人曰。當服藥之時。每剗髮必聞芎藭之臭。蓋其氣能上達也。

筓山侯臣河合九郎兵衛者。一日卒倒。呼吸促迫。角弓反張。不能自轉側。急爲備急圓飲之。每服重五錢下利如傾。卽復故。

先生門人備中足守中尾元彌。覺脚弱之狀。自服平水桃花之輩。而其脚益弱。然尙服前方不止。遂以痿弱不能起居。於是先生診之。爲十棗湯及芍藥甘草附子湯雜進。芍藥甘草附子湯每點重十五錢時作礬石湯。浸脚數月。未見其效。生猶服前方。不止。出入一歲所。全愈。

越中小田中村勝樂寺後住。年十三。生而病痿。其現住來謁曰。余後住者不敢願言語能通。幸賴先生之術。尙得稱佛名足矣。其劑峻烈。非所畏懼。縱及死。亦無悔矣。先生診之。胸肋妨張。如有物支之。乃爲小陷胸湯及滾痰丸。與之月餘。又爲七寶丸飲之。數日。如此者凡六次。出入二歲所。乃無不言。

一男子患微瘡。瘡後。骨節疼痛。不可忍。先生診之。爲七寶丸飲之。喘沫如流。齒縫黑血出。已而牙齒動搖。遂以脫落。其人患之。無何血止疾瘥。其齒復生。哺噉健於前云。

京師烏街賈人菊屋清兵衛者。年可三十。雅崇先生之術。而其家人無一肯之者。賈人嘗病。心中煩悻。飲食不進。先生治之。數日未見其效。於是家人固諭清兵衛召他醫。則病勢愈加。心悶肩息。旦夕將死。清兵衛乃嘆曰。死則命也。棄先生之術。死于世醫之手乎。嗚呼已矣夫。如斯豈天哉。於是復召先生。時者余亦從往。先生診之。出而謂余曰。死生有命。吾

非所知也。非馭藥救之。則彼不足安也。而家人知之。必復難之。夫清兵衛者。信乎我者也。余豈可以家人而已乎。乃爲走馬湯飲之。下利數十行。氣息稍安。飲食隨進。然而翌早復迫。其後三日。竟至不可救矣。然家人因知先生能守義不拘名利。大信先生之術矣。嗟呼。如清兵衛者。可謂能盡人事者矣。

京師河原街賈人升屋。傳兵衛女病。衆醫皆以爲勞瘵。而處方亦皆無效。羸瘦日甚。旦夕且死。賈人素懼古方。然以不得已來求診治。先生既往診之。知其意之不信。卽謝歸矣。踰月其女死。其後二年。其妹亦病。賈人謁曰。僕初有五子。其四人者皆已亡。其病皆勞瘵也。蓋齡及十五。則其春正月。瘵必發。至秋八月。必皆死矣。嚮先生所診此其一也。亦已死矣。而今者季子年十七。亦病之。夫僕固非不知古方有奇效。懼其多用峻藥也。然顧緩補之劑救之。不見一有其效矣。願先生察之。縱死無復所悔矣。先生爲診之。氣力沈溺。四肢憊惰。寒熱往來。咳嗽殊甚。作小青龍湯及滾痰丸雜進。其歲未至八月。全復常。

京師木屋街魚店吉兵衛男。年十四歲。通身洪腫。心胸煩悶。小便不利。脚殊濡弱。衆醫無效。先生診之。胸膈苦滿。心下痞硬。四肢微熱。作小柴胡湯飲之。盡三服。小便快利。腫脹隨減。未滿十服而全愈。

京師富街賈人堀屋治兵衛妻。積病五年。首疾腹痛。諸證雜出。無復定證。其族有醫某者。久療之。未見其效。最後腹肚妨脹。倍於平日。醫以爲必

死。因謝退。於是召先生。先生爲大承氣湯與之。其人未服。某醫復至。聞先生之主方。因謂賈人曰。嗟呼。如此殆速其死也。夫承氣之峻烈。譬猶發火銃於腹內。懼之不已。而賈人以其初久無效。竟不聽。醫退。連服數劑。坐廁之後。心腹頓安。而胸中尙覺喘滿之狀。先生又爲控涎丹與之。其人未服。醫復至。謂賈人曰。承氣尙恐其不勝也。況此甚於彼者乎。必勿服。再三叮囑而去。賈人復不聽。其夜輒服之。翌早吐下如傾。胸腹愈安。醫復至。見其如此。嘆服去。後數日。全愈。初治兵衛者。患腹瀉。恒非希粥不能食。然未嘗服藥。以爲無益。見先生殊效。始知醫藥可信。乃嘆曰。先生良醫也。豈可病而不治乎。遂求之診治。爲半夏瀉心湯飲之。數月腹瀉止而能喫飯。

越中僧玉潭者。病後左足屈縮。不能行步。乃爲越婢加朮附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每攻其足伸寸許。出入三月所。行步復常。而指頭尙無力。不能跂立。僧益下之不止。一日遽起。取架上之物。已而自念。其架稍高。非跂立不能及。因復試爲之。則已如意矣。

京師木屋街伊賀屋久右衛門家婢。患痘布根稠密。起發不快。煩熱痒渴。無少安。已而瘡窠黑陷。無復潤色。衆醫皆以爲必死。先生診之。爲紫圓飲之。下利數十行。翌早盡紅活。諸證皆退。

京師界街儒生曾內記男。生而三歲。痘前大熱。喉乾口燥。有物自臍下上。已衝心胸。則咬呀喘渴。不勝悶苦。痘亦灰色無光。衆醫皆謝去。先生爲

紫圓飲之坐廁之後忽發紅澤諸證頓退。

泉州佐野豪族食野喜兵衛家僕元吉者年二十餘請治曰噎膈二年所
十日五日必發頃者胸腹脹滿舉體愈不安衆醫皆以爲不治無一處
方者蓋聞先生之論死生者天之所命疾病者醫之所治也等死願死
於先生之治幸爲瘳之先生爲大半夏湯飲之飲輒隨吐每吐必雜黏
痰居八九日藥始得下飲食不復吐出入二月所全愈。

輿州仙臺長井屋甚七積年患哮喘大抵每月必發其疾苦甚則熱煩怔
忡絕食廢寢喘咳殊甚先生診之爲小青龍湯及滾痰丸飲之時以紫
圓服百有餘劑全治。

勢州白子久住莊右衛門伏枕可三年其爲疾也口眼喎斜四肢不遂居
常垂涎語言難通先生診之爲桂枝湯加朮附各三兩飲之時以平水
丸雜進出入半歲所全復常。

京師郊外並岡法金剛院主僧大千長老有時左臂上忽痛俄頃紫筋凸
起益痛甚射指頭晝夜廢寢食殆不自勝或五日已或三日已已則筋
隨散如平人患之三十餘年謁先生求診治先生診之爲桂枝湯加朮
附各三兩飲之時以梅肉散雜進久之雖頗奏效而未全治已而每尿
必頭眩幾欲倒又爲桂朮朮甘湯飲之一月所頭眩止筋不復發居無
何有井筒屋幸助者室街賈人也聞長老疾已治謁求診治其證候雖
率類長老而當其發時生血色瘤紫筋不起乃爲大黃牡丹湯及白州

散飲之。凡服一百劑全治。

痕華槐木街賈人尾路屋傳兵衛女。患腹滿。痕華醫盡其術。救之一無其效。於是就于先生于京師。先生診之。爲大承氣湯飲之。二月所。腹全減。如平人。而按之。臍旁有塊。尙未解。以故與前方不已。賈人乃以爲無所病。託事故謝罷。居六月所。大便漸燥結。飲食頗減。一日忽腹痛。連嘔吐。於是始服先生之明。更求診治。爲大半夏湯飲之。數日痛止不復吐。乃復爲大承氣湯下之。十日五日僅一行。塊尙如故。久之陰中下臭穢。下利日十餘行。如此者三日所。利止塊解。頓如平日。

先生令子干之助。四歲而患痘。證候甚急也。爲紫圓飲之。雖頗奏其效。病勢轉迫。卒至不可救矣。後數年。其妹四歲亦患痘。瘡窠概密。色亦紫黑。呀咬喘鳴。不勝悶苦。先生亦爲紫圓飲之。於是族人某者諭曰。嚮者或嘗先生曰。東洞之處方也。不論內外。諸疾必下之。是以竟殺其子矣。而今亦下之。如有不諱。則得無不慈之議乎。先生曰。方證相對。其毒盛死者。是其命也。豈拘毀譽而變吾操乎。益飲之不休。諸證皆退。全愈。

附錄

鶴臺先生問東洞先生書

病者自小腹臍左右或腰寒戰稍覺寒則心下痞塞胸背刺痛或嘔雜吞酸或吐水足厥冷必欲臥或得食止或得酒止或得溫藥稍止或得菽朮香附子輩稍止病發則氣力沉弱殆欲絕須臾諸證悉退如無病人或日四五發或一二發或有腹痛甚拒食數日不食者或有十餘年者六七年若二三年者婦人產後如此者有經閉如此者有經行如常如此者男子酒色過多患此者有微瘡愈後然者雖其證有輕重大略同證有冷氣遊走者或有水氣上下者婦人或有水血相交者何方主之有產後新得此病以來二三月者初用檳榔蘇子加大黃湯十貼諸證皆止後用半夏瀉心湯數日而不再發本草升麻條下有形證相似者伏乞辨考

病者覺有物小腹或臍傍奔上則膈中逼喉下如雲烟充塞胸背走痛煩悶沉昏須臾知雲烟者下收則忽然復常平居體中寒冷雖夏月著襪重衣常多憂思恐不能安眠或時覺如梅子物自膈中臨喉門又覺一物如梅子大有皮膚中自胸上達肩至第七八俞邊止凡所患時時變換證候不一然太略如右而飲食如常形色不衰凡患此證甚多雖輕重不同大率如此要之屬癰證何方主之鴈鴒湯三黃白虎鐵砂大黃散桔梗白散大陷胸湯類皆無效間有久服桂枝加龍骨牡蠣湯稍口口（缺字）

婦人年可三十。患腹脹七八年。二倍於臨產腹。而青筋凸起。其硬如石。其初一年所。飲食不進。氣力沉弱。二三年後。飲食如常。起居動作。粗如平人。遠步大動作。稍難耳。二便亦如常。病來經水不來。今春初診。之用桃仁承氣。抵當甘遂。大黃赤丸。鷓鴣鐵砂。大黃雙紫圓。平水丸類。雖稍瀉下。腹全不減。用巴豆。則必吐逆。又用雞屎百霜散。亦不應。此病當如何。婦人間有此病。或十年二三十年。而猶不死。一婦人有患此證十七八年。夢中有異人授方。服之。黃水自臍漏出者四五日。而腹減復常。其方別具。鐵砂忍冬二味煎服。

婦人年可六十。去夏患自汗如流。日夜不止。至八月。左右手足不仁。腰背麻痺。灸灼不知痛。諸醫以爲痲證。百方無效。日甚一日。至十月。請余。余以爲脚氣蓄水所爲。用檳榔蘇子加大黃湯。二三日。則覺腰背手足皮中如蟲行狀。指端最甚。數十日而稍知痛痒。於是用黃芪防己加麻辛桂虎骨湯。至臘月中旬。手足如常。諸證皆已。其初大便結澀。舌有黃胎。右脇有塊。時時奔動。動則胸痛心悶。

男子年可六十。初患痲疾。十年所。愈而後患腹中疝痛。又十年所。飲食如常。外無所苦。食後步行則吐水。如此者其常也。去秋至冬初。因監田租。日在郊野。侵寒觸冷。食不進。於是每朝喫酒一大碗。以當朝食。數十日以爲常。至臘月中旬。覺左乳下有物懸著。飲食皆停滯乳下。不下胃中。食後二時所。吞酸吐雞卵臭數十回。而後稍覺入胃中。胸背大痛。口渴引飲。便秘。

臧正月中旬余診之。以爲僻飲所爲。與吳茱萸硝石湯三貼。乳下稍開。乃與小陷胸加枳實湯三貼。乳下洗然。乃與半夏瀉心湯二三服。後瀉水。日數十行。覺肩膈間滴滴有聲。須臾脇腹鳴動。則洞瀉。凡如此者七八日。飲食日進。證候日快。而與藥如故。稍稍瀉止。諸證悉失。壯健如十年前。鼓脹兼勞瘵者。未見有治效。

凡察病人。水氣爲患者十居七八。於是觀仲景方。治水之劑。亦十之七八。乃知水之爲患。大且多矣。爲醫者留意於此。分別表裏高下。胃中胃外。伏流散凝等。從證治起死回生之功。亦十之七八矣。

訶黎勒人。唯知止瀉。不知逐水。法苑珠林引分別功德經云。佛弟子博羅療一比丘。常苦頭痛。與訶子一丸。所患遂已。其論謂。膈間有水。上攻故頭痛。訶子除水。故愈。此余所暗記。大意如此。非彼文者。

凡中風寒邪者。有水迎之。故其候有頭痛惡寒。汗出痰湧。目淚鼻涕。一身走痛等類。逐水則邪除。故汗出而愈。於是乎桂枝麻黃細辛半夏乾生薑輩。才能可得而知已。牡蠣龍骨亦治之之藥。

蝮蛇蝟山錫杖實二味。酒浸日乾。細末。糊丸。以酒送下。主治主血相結。冷氣走痛。心胸痞塞。虛羸乏力者。名二輪丸。鼃鼠霜。能治顛癇吐涎沫者。

東洞先生答鶴臺先生書

病者自小腹臍左右。或腰寒戰云云。此證甚多。是留飲病也。其處方也。假

令小腹絞痛。腰攣急者。烏頭煎湯主之。心下痞硬者。附子湯主之。胸背刺痛。或嘈噦吞酸。或吐水。或嗜臥。兼心下痞硬。則人侵湯。兼胸脇苦滿。則小柴胡湯。心下痞硬腹鳴。則半夏瀉心湯。心下不痞。雷鳴切痛。則附子粳米湯。心下不痞。上逆甚。則桂苓朮甘湯。上逆而吐水。則五苓散也。而不問男子婦人產前產後過酒過色。唯隨證治之。是古之道也。足下用檳榔蘇子加大黃湯。半夏瀉心湯二方者。治則治矣。雖然方者有主藥主治。知其主藥主治而用之。則爲古今之法。否則雖治不免仲景非其治之議也。足下諒察焉。來諭曰。本草升麻條下。有形證稍似者。按本草升麻葛根湯。異仲景所用也。今讀其論。以想像推病。以不可知爲知。焉能得功。縱有其功。偶中耳。此方主治頭痛發熱項背強急等之證也。時珍不知焉。有此證而用之。是升麻葛根湯之功也。非時珍之功。

病者覺有物云云。此證亦水氣之變而上逆病也。故往往與桂苓朮甘湯桂苓味甘湯。桂苓甘棗湯。葷胸背走痛者。每夜用滾痰丸一錢。若痛劇者。間用控涎丹。其如梅子物。自膈上達肩也。亦唯控涎丹主之。若毒著背俞。凝然不動。則灸如九曜星。或五日或七日。以散爲度。而控涎丹逐之。然後至自膈中臨喉門之物。半夏厚朴湯主之。如夫平居苦寒。夏月著襪重衣。憂思悲恐者。兼之於諸病也。則非證之確者矣。足下以此爲屬癰證。非矣。夫癰間也。病有間隙之謂也。大抵雜病皆有間也。然則何言乎癰。何言乎非間。且名實之實也。名不盡物之狀。不如數數焉。推實著明也。余不名已。

久矣。

鷓鴣湯云云。方各有主治。非其證。則無功。鷓鴣湯主治吐衄。三黃湯主治心下痞而悸。白虎湯主治煩渴。桔梗白散主治黏痰或臭膿。大陷胸湯主治結胸之疾。足下所用無此證也。宜哉其不得功。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治胸腹有動上逆者。今無上逆而用之。故雖有小功乎。不全愈也。如鐵砂大黃散。余未試之。

一婦人年可三十。患腹脹云云。腹滿者枳實厚朴之主治也。大承氣湯主之。近者得一禁方試之。血小溲而解。今傳之足下。足下試之。大凡足下所用。皆不得方意如此。而後有功也。偶中不可爲法矣。桃核承氣湯方。不自大承氣湯來。自大黃甘草湯來。故主治少腹急結者。足下失其本。何以得效乎。諸方皆然。足下察諸。尋異人之方治腹脹者。試以告效。

一婦人年可六十。患自汗云云。此證足下以爲脚氣也。夫脚氣者。病特在脚之名也。不知大兄何以謂脚氣也。若使余從事。初大黃附子湯。後黃耆桂枝五物湯乎。方不稽古而處。則雖治乎。不可爲法。足下思諸。

一男子年可六十。初患痲疾云云。嗚呼得其治哉。嗚呼得其治哉。昔仲景之爲方也。從證以處。亦不問其所因。今足下有焉。

鼓脹兼勞瘵云云。後世勞瘵之論。不知疾醫之道者之所爲焉耳。足下所謂勞瘵者。不知何等證。請再聞其說。

凡察病人水氣爲患者云云。夫人之爲病毒也。無不水穀。何則人生入口

腹者。唯飲食也。而其水毒流行一身。殺毒止于腸胃。故毒物動顯證。十七入者水也。十二三者穀也。足下之論實然。世人嘗聞余說者。面諛腹非。無一可與語者。如足下可謂知音矣。

中風寒邪者。有水迎之云云。此論千載卓見。可謂能知仲景之方矣。然不得藥能。不能治之。得之有道。參觀加減之方是也。余嚮錄藥徵。以備高覽。來諭曰。牡蠣龍骨治水。是蓋非不稽之論乎。仲景以牡蠣主治胸腹之動。以龍骨主治臍下之動。未見其治水。足下別有所稽乎。請重誨之。蝮蛇龜鼠二方。吾其試焉乎。意必有效。